



磁灶村

孝传洋宅

李锦秋

洋宅,是我从晋江市回磁灶老家必经的村庄。

入洋宅村,有一条6米多宽的柏油路。这路叫“侨兴公路”,一部分是政府出资,一部分由洋宅村乡贤和老人会慷慨解囊,在年前才完工的。路的一边是千亩良田,一边是错落有致精致小洋房和闽南古厝。

顺着公路可到磁灶镇家家家训馆,这馆由一座闽南古厝改造而成。在其面前展开的是一个4800多平方米的健身休闲广场,布置着“孝悌忠信礼义廉耻”大字,是洋宅村民平日里的的好去处。

馆大门上有一副对联:读书求理以理服人心,勤学得才可夺天工。在古厝最外两侧墙面的家家家训宣传板上,有一题为“优秀家风出人才”,讲述的是该村乡贤李国兴传承良好家家家训的故事——国兴自幼便受良好家风、家训熏陶……陈淑恋女士常教诲国兴:“凡事应自力更生……应尊老爱幼,对待弱者应一视同仁,要做一个有益于国家、能贡献社会的人。”

我去采访洋宅小学的路上,一户人家围墙大门上的对联,让我停下了脚步。这副对联是:创业勤为本,兴家德在先。我在心里记下一笔,又是一处别有意义的家家家训展示栏。洋宅小学门口,有一张捐赠芳名录引起我的注目。这张落款时间为2022年7月1日的“洋宅小学校董会捐赠芳名录”上,记录着“前期先公布”的李姓66人捐款260万元的具体情况。有资料显示,自20世纪50年代起,洋宅的旅外乡亲情系桑梓,纷纷支持家乡发展,捐建学校、修桥造路等。1987年,侨亲李祖董、李法苏等人发起捐资兴办洋宅小学。眼前的洋宅小学,是进入21世纪,洋宅村的旅外乡亲再斥巨资另行选址捐建的。这些不由得让人想起明代凤池乡(晋江池店)的富商李五和他那“乐善好施”美誉的来历。洋宅村的开基来自凤池,这难道是基因强大、一脉相传的历史演义吗?

村老人会的一位老先生如数家珍地给我讲起洋宅村:洋宅村有2000多人,70周岁以上的老人大约有150人。村里的老人会成立近30年了。谋划成立之初,村支书带头拿出2万元作为启动资金,村民积极响应捐资。

村里的敬老院是磁灶镇第一家敬老院。60岁以上的老人,都可以到敬老院吃免费午餐,已经持续10余年了。村里有一场重阳敬老宴,也连续办了10多年。逢年过节,村里会给孤寡老人送油送米。

村里人简办婚丧事,都会捐资给老人会。现在,老人会发动捐赠,号召一发出,微信群里的捐资红包一个个跳出来。

乡村建设,拆到哪家,哪家都支持。修路时,拆埋拆厝,该拆的拆。

两个多小时的交谈里,老先生那畅快的声音里,始终跳动着一种自豪感。

洋宅村口有个闽南建筑风格的洋宅村文化长廊,红砖交错堆叠或平贴,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二十四孝的砖雕壁画依次嵌入,拉开百米的架势。领衔的砖雕壁画里,“洋宅村文化长廊”七个大字下“守孝道,尊道德,讲文明,谋发展,乡村因您而美丽”的字眼泛着红光。在红砖墙里,“弘扬慈孝文化,传播华夏文明”“小孝爱家,中孝爱乡,大孝爱国”的句子一一入眼来。

古往今来,从“身体发肤受之父母,不得有损”到“羊有跪乳之恩,鸦有反哺之义”,从“孝子之至,莫大于尊亲”到“扬名声显父母”,从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”到“夫孝,天之经也,地之义也,民之行也”,孝与身与家与乡与国何曾分开而待?文化长廊上的三种孝的雕刻,也许就是洋宅人从古老的智慧里提取的幸福奥义,在现代的生活中生动地演绎着。



美丽晋江(剪纸) 陈金矿



名家

龙的形象说

许谋清

龙是什么样的?龙有九似:头似驼,角似鹿,眼似兔,耳似牛,项似蛇,腹似蜃,鳞似鲤,爪似鹰,掌似虎。甚至有三爪为蛟四爪为蟒五爪为龙的说法。龙是神兽,为鳞虫之长。龙可以变化形态,会呼风唤雨。龙是人创造出来的,龙是东方人的想象力。龙是趋于人性化的。闽南民间有个对子:五爪龙对九节虾。人的手戏称为“五爪龙”。

中华文化博大精深,龙是集大成,何必拘于一格?龙卷风是风龙,闪电是火龙,台风是水龙。小时候,我们村里的人告诉我,有一条青龙从我们村边过,龙头已经到了北边的灵源山,龙尾还在我们村。龙尾一扫,就把七八人抱抱的大榕树扫倒了。耳听为虚,眼见为实,大榕树没死,成为一棵卧榕,作了那条龙的见证树。我小时候,常常攀着那些折断的榕树根,到上边去玩。

因而,我有一条心中的龙。它不像书上说的那么具象,却更加气势磅礴、八面威风。

在东南沿海,经常有大龙从我们身边过。你说它无形是无形,说它有形也有形。这样的龙,每年都从海上蹿上陆地。我给内地的朋友、北方的朋友,总是说不清。每条龙还都有自己的名字,2016年被除名的那条龙叫“莫兰蒂”,2023年那条顶坏的龙叫“杜苏芮”。

有天气预报,杜苏芮要来,提前几天就知道。我们驱车到晋南海边,去看船怎么进避风港。杜苏芮还在海上,可海边已经有飞沙走石摇山拔树之势。人在海岸上有点站不住,脸不能冲着风,吹得生疼,睁不开眼。侧脸,风把脸都吹歪了;眯着眼,它把眼皮往一边推。回到小区,小区里的树也发了疯似的,又用叉打,树叶把平时不让人看的背面都翻了出来。还有,下了一天雨,雨点很粗暴。白茫茫的雨,幕布似的,风把这一幕一幕扯过去。小区带斜坡的路,水流急匆匆的。这仅仅是前奏。北京朋友纷纷问候提醒。他们在圈外,为我们担心。

杜苏芮于2023年7月28日9:55在晋江登陆。外边一直在广播:人不户,车不上路。隔着窗玻璃往外看,树一片片被扑倒。这回不是连根拔起,而是齐地地把树干掀折,倒下的树全废了。风雨狂暴一阵,不过半个多小时,猛然发现,那条龙已经过去了,地上留下一片狼藉,空气却清清爽爽。从江西到安徽,它已经减弱。谁也没想到,它千里远行,恢复了蛮劲,又横冲直撞,最后把一肚子水全都吐在京郊河北,水漫金山,让人措手不及,酿成大火。有几位北京朋友,在晋江知道杜苏芮要在这里登陆,提前飞回北京,却在北京遭遇杜苏芮的肆虐。也许多少年后,他们还会谈“龙”色变。

台风在菲律宾以东的海面上生成,台湾挡一下,金门又挡一下,到晋江要不是减弱,就是拐弯。晋江这里有大台风,但都有惊无险。晋江多是丘陵,没有高山和台风硬碰硬,也就少有泥石流,一条条龙就都顺畅通过,极少在这里闹腾,晋江因此成为一方福地。

世纪交界,有一个大台风,叫那一年的十四号台风。那个十四号台风好厉害,刚建成几年的围头码头,百吨水泥块,里边还有钢筋,它一下给掀起来,用力一推,推出几十米外。那一次,晋江是有防备的,可以说是严阵以待。可是,台风掀翻码头以后,一拧身子往南一拐,跟晋江说拜拜啦。当然,十四号台风路过带起的那股风也咄咄逼人,晋江正开着金灿灿花朵的合欢树沿公路倒了一地。比较惨的是泉州,倒地断折的是梧桐树。还有一棵山边庙里的几百年古松,断成好几节。

曾经沧海难为水,除却巫山不是云。过去我们怕台风。台风一来,房倒屋塌;台风一来,金色的稻子,顺风而去。

现在并没有那么怕台风。海岸种植木麻黄,把原来能一夜埋掉房子的沙子挡住;筑了坚固的防浪堤,把原来能一口一口将海岸咬掉的恶浪顶住。与龙共舞,尽量弄潮本色。

不要简单地把台风定为恶龙,大自然的事物是多面的。雷会劈人,让人心生畏惧,把它称作“雷公”,误以为它是凶神恶煞。后来,人认识了雷。它为人类灭杀云中细菌,雷可称人类的保护神。人也发明了避雷针,避免它的伤害。

很长时间里,台风被妖魔化了。它一出现,山洪暴发。泥石流,谁不怕?其实,它是海派到陆地的使者,它带来丰盛的礼物。中国人是龙的传人。龙在大海里,却有500年海禁,也把台风定为天灾。

东南吃海的人另有自己的判断。酷暑,我们想念台风;干旱,我们想念台风。南方漫长的炎热是台风把它切断的,烈日下龟裂的土地常常是靠台风带来的雨水浸润的。当然,我们现在还留不住这个大空调给我们带来的凉爽,也装不下它送给我们的那么充足的雨水。这是上天给我们出的高难度考题,在等待我们的答卷。这是一种挑战,看我们敢不敢应战?“今日长缨在手,何时缚住苍龙?”我曾在台风天去看扑堤的海浪,它们像海豚一样,一只只跳得高高的,越过岩石的堤坝,扑了进来,但马上被消解,温顺地通过涵洞回归大海。

虽然它桀骜不驯,我们已经基本上可以驾驭它。我们是龙的舞者,不是花拳绣腿,不是好龙叶公。

世界上只有太平洋有台风,均生成于西太平洋。龙属于东方,大智大勇者才可匹配。



行走

一路风景

张绍琴

旅行,不仅是身体的迁徙,更是拓宽心灵疆土的一种方式。这个暑假,趁年迈的父母尚能远行,带上孩子,一家人整整齐齐,自驾出游。我们选择的是川西路线。车子行驶在高速路上,在速度的加持下,有一种奔向远方、放飞自我的兴奋。笔直而宽阔的四车道直指天涯,路两侧葱茏的绿植在夏日阳光的映照下散发出金色的光芒,一个路牌接着一个路牌飞速地向后退去,一座山连着一座山在车窗后消隐。须臾间,便有轻车已过万重山的感受。两旁的风景,飞驰的速度,愉悦的心情,一切都让人确信,只要在路上,就没有抵达不了的远方。

我们到达雅安的上里古镇时已是黄昏。古镇属小众景点,沿河而建,河水潺潺流过大大小小的石板,偶尔掀起一片白色的浪花。街道多是石板路铺成,游客不多,古树繁枝掩映着古朴的房屋,显得清幽安静,走在街上仿佛能听到河里的流水声。如果时间充足,上里古镇适合穿一双舒适的鞋子在街上慢慢踱步,尝尝叶儿粑,烤玉米等小吃,但不要吃得太多,因为古镇的特色美食鱼太值得品尝了。雅鱼的汤如牛乳,浓白鲜美,鱼肉细嫩,美味可口。我们七人将一盆雅鱼吃得只剩鱼骨架,鱼汤一滴不剩。雅安天气多变,我们吃完晚饭正悠闲地走在街上,一场瓢泼大雨不期而至,没带雨伞的我们只好躲在屋檐下和摊位的遮阳伞下,静静地看雨,听雨。将近一小时后,雨变小一点儿了,我们才走到几百米外的停车场,开车回酒店。

大渡河宽300米,地势险峻,白浪滔天,有恐高症的人站在桥上,是决计不敢往下看的。我牵着耄耋之年、身患重病的母亲,从桥中间的木板上一小步一小步地向前挪着,颤巍巍地走过铁索桥。苍老而虚弱的母亲一脸病容,引来不少游客注目。有人指着母亲对家人说:“你看,这位老人好厉害,这么大岁数也能成功飞夺泸定桥。”母亲紧紧抓住我的手,说要不是我牵着她,她是走不过去的。真难以想象,当年的泸定桥只有几根铁索,红军是如何冒着敌军的密集火力,攀踏着铁索,向对岸冲去,成功地占领了泸定城。

折多山是我们川西行海拔最高的一个打卡景点。然而天公不作美,寒雨霏霏,冷风拂来,裸露的肌肤迅速生出一排疹子。远远云雾缭绕,烟雾弥漫,雪山裹在重重的浓雾中,完全看不到它的盛世容颜。父母有一点高反,加上冷,不愿下车,关着车门摇上车玻璃坐着休息。

新都桥被誉为“摄影者的天堂”。我们只是普通游客,连摄影爱好者都算不上,所以不曾是经过沿途十余公里的“摄影家走廊”,还是站在一眼无垠的草原上,眺望连绵起伏的山峦,一律不讲究光线,也不纠结构图,一边一饱眼福,一边将眼中的美景摄入镜头。头暈、头胀的父亲走起路来像喝醉酒一样,他和母亲躺在酒店休息。即便这样,我觉得对他们来说,也是一种体验。

休息了一个晚上,加上后面的塔古草原、康定市区海拔越来越低,父母的高反症状得到缓解,到眉山时已完全消失。拜谒三苏祠时,父母跟着我们缓缓前行,欣赏庭院的营造,看堂馆亭榭掩映在翠竹浓荫之中,错落有致。红墙绿水,荷花绽放;古木扶疏,清幽阴凉。不识字的母亲看不懂匾额,不识诗词书画,但并不妨碍她进行点评,说这个庭院比刘文彩庄园还大。

生命是一趟单向旅程,一路走来,都有独一无二的风景。一生,也就是一边行走一边感悟的过程,在感悟中品味人生的各种滋味,在感悟中抵达终点。有家人相伴的旅途,充满浓浓的爱意,无论看到什么,都是最美的风景,都是镶嵌在时光相册上的温馨画面。



四季

别夏情怀总是诗

夏学军

忽然有那么一天,不买西瓜了,也不再往冰箱填满各种水果和饮料了,而是把电水壶从里到外洗刷干净,烧开一壶水,泡上一杯暖胃花茶,往向阳的露台一坐,看天高云淡,目送鸟儿飞。

是啊,秋天到了,不必再躲避骄阳。秋日的阳光醇厚柔润,照在屋顶和露台上闪闪发光。从槐树叶子的缝隙处,细数一丝丝遗漏下来的光影,而云絮,则从上面缓缓飘移。

特别喜欢秋天,不是因为人到中年沉陷了许多,而是从小就喜欢。好多年前,我寄居在乡下奶奶家,常常在秋日里徒步去上学。路长得仿佛走不完,路两旁是高大的白杨树,风过处纷纷扬扬的落叶犹如一场黄金雨从天而降。我心里就好像有千言万语表达不出来,只觉得有一股气在胸中荡来荡去,如果放到现在,必定要吟咏出些诗句才痛快!

想这光阴的故事,想尘世的风景物是人非,季节更迭中,突然想做一个温暖的人,用我最温情脉脉的眼神,把我看到的秋季拼成一首诗。

秋天,它的确是一首美丽的诗行,独醉于穿越的路口,看黄叶缀地成花。风景自然是美到极致,信笔涂鸦就是一幅风景画,随手一拍就如明信片般美轮美奂,晨昏朝暮里演绎诗情画意,温了秋日里那一丝淡淡的清凉。

这样的美景时刻,干点什么呢?散步,应该是最惬意的吧。人不要多,也不能太孤单,三两个谈得来的,看风吹过草地掀起一波波浪,直起又伏下。傍晚最好,夕阳余晖斜照,一点点地近山了,鸟儿三三两两急匆匆飞去,湖畔杨柳摇曳生姿,几处开在秋日的花也正值生命的黄昏,轻捻花瓣,便有了黛玉葬花的心境,湿了心。

在这样的光影里,身上流露的气息一定是不俗的。纵然是身穿粗布衣裤,垂钓江边的老翁,在一顶斗笠的掩映下,也有了仙人之气,令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一个词:闲云野鹤!更何况湖心岛上那悠扬的笛声,不见箫笛之人,脑海中也是绝美的身姿。季节的繁华与清幽,拨动在一孤横笛间,畅谈三生情意,写尽生死情谊。

折一枝枫叶在手,秋意上心头,于秋的明净里,寻找契合的心灵。期盼能遇到一个人,不需多言,只是相约席地而坐,看落英缤纷,赏庭前花落如雨,然后转身,翩跹相送,此一别天涯远。抑或,湖畔琴音瑟瑟,与深爱的人将爱意写满心房,幸福地一同老去,将凡俗的日子烘焙深锁,在接下来的每一个晨昏朝暮,想着光影里有你相依,便可一生。

别夏情怀总是诗。有些告别发生在当下,便会有惊喜的发现和奇妙的经历在悄然发生。历经夏日的繁华一路走到秋,相信在这寻常的时光里,总有一些温暖不偏不倚直抵心灵,岁月这幅画,便多了几分明亮的暖色。



忆旧

水井

柯荣楼

在老家老宅旁有一口水井,一直滋养着周边的人家,从小我们都是吃里面的水长大的。水井年纪很大了,只是一代又一代被用到了现在。

整个水井所占位置不大,圆柱形的井口石是用一整块石板凿成的,由于长期使用磨损,两边早已高低不平。井口四周用长石板铺开,向外呈方形延伸,到边沿就砌了一个比较深的水渠,方便排水,整个区域就像一个“回”字。这口井用途很广,人们会来挑水、洗衣服、清洗各种生活用品……小时候,我们喜欢跟着大人来这边,想要玩水。

井并不深,但我们这些小孩还是有些害怕,不敢太靠近井口,只是扶着井口石慢慢地往里看。井水很清澈,能清楚地看到水底,有掉落的打水桶,破碎的碗,还有一些小物件。我们会把井边的排水渠堵住,然后催促大人赶快打水。大人走后,我们提起打水桶,将它放到井里,等装满水再拉起来;然后,一桶一桶地倒在地上,等把水渠填满,我们就卷起裤管,赤脚在上面玩耍。玩到兴起,我们就互相泼泼水来。不一会儿,大家的衣服湿了。这时,才想到等会儿回家会不会被父母骂,于是便一个个地互相埋怨起来。

大人用起打水桶倒是熟练。他们把桶口朝下,抓住桶沿,再往井下扔。桶接触到水,一下子就装满了。我们也想试着自己打水,但不敢太靠近,只能顺着井口把桶放下去,等它慢慢下沉,自己装满水,再一起拉上来。因为系桶的绳子贴着井口边沿不断摩擦,容易磨坏,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里,大人都不让我们打水了。

那时,旁边的人家都会来这里挑水。井并不深,但水位会随着季节和雨晴天的不同而不断变化。下大雨的时候,井水会溢出井口,我们拿着水桶就可以直接舀水,非常方便。年龄大一点,我们就能用正常的打水桶了,也想着帮家里挑水。但因为力气不够,而且我们大多不会使用扁担来挑水,走起路来总是摇摇晃晃,水都洒出来了,只好干脆用手提着铁桶来“挑水”。

时光荏苒,我们都已长大成人,也纷纷搬离了老宅,而那口井也变得更古老了。虽然如今家家户户都用上自来水,但它还是坚守在自己的位置,守着那一泓甘泉,也承载着我们美好的童年记忆。



世象

老壶

荣兒

老李家里有把祖传的紫砂壶,那是他爷爷留给他的,据说有百来年的历史。

因为这把百年老壶,老李在远近都有一点名气,经常会有些行家前来打听,是否愿意出售。

老李不差钱,一般出万把块,或两三万,老李根本不会动心。那些年,来的人出的价都没有达到老李的心理预期,因此没能成交。

又过了几年。有一天,又有朋友介绍了一个行家来看壶。还跟老李说,这个人是很懂行的专家,壶好壶差,他一眼就能看出来。果然,这个人就是不一样。只见他,小心翼翼地将那把有点年代感的紫砂壶,从一个盒子里拿出来,从壶盖到壶底,从壶外到壶里,仔仔细细地端详一遍。那些有字的地方,还用放大镜慢慢地瞄。

许久,他终于放下壶,开了个价:“26万!卖不?”老李心里喜不自禁,还从来没人出过这么高的价,值了!可以出手了。但是,老李毕竟是老于世故的人,不紧不慢地对客人说:“我们商量后再答复你吧。”

忍耐了几天,老李通知顾客:可以成交了。并让他带钱来,一手交钱一手交货。

客人刚刚坐定,老李的老伴喜滋滋地捧出老壶,对客人说:“壶在这。我把壶里的污垢都清洗了,干干净净的,你验收一下!”客人接过老壶一看,心都凉了半截:“这个,我不要了。”老李连忙说:“好说,好说,如果嫌贵,我们可以再便宜一点。价格好商量!”到嘴的肉,不能掉了!

“不是钱的问题!现在就是26元,我也不会要了!”客人离开了。老李傻了!得到的都是侥幸,失去的才是人生。遗憾,才是人生的常态。